

图说 海昏侯

壹 刘贺其人

TUSHUOHAIHUNHOU
LUHEQIREN

编委会主任◎樊三宝 李伟 徐长青 汤华

名誉主编◎卜宪群 王巍

主 编◎陈 政

编 著◎卢 星 方志远

供 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昏侯考古项目以高票入选
二〇一五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说 海昏侯

壹

刘贺其人

TUSHUOHAIHUNHOU
LUHEQIREN

《图说海昏侯》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樊三宝 李伟 徐长青 汤华

名誉主编◎卜宪群 王巍

主 编◎陈 政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季华 王上海

邬文玲 刘明慧 汤华 李伟

杨军 陈政 徐长青 梁朝阳

熊墨明 熊安良 樊三宝

编 著◎卢 星 方志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海昏侯·刘贺其人 / 卢星, 方志远编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80-4384-3

I. ①图… II. ①卢… ②方… III. ①汉墓—研究—南昌市②刘贺(前92—前59)—人物研究 IV. ①K878.84 ②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021号

策划统筹: 黄润祥

责任编辑: 黄润祥 李伍强

编辑助理: 朱海林

审读专家: 邬文玲 徐长青

供 图: 郭 晶 熊山子 保 罗 赵可期

责任印制: 吴文龙 张维波

书籍设计: 郭 阳 林思同 先锋设计

图说海昏侯 壹 刘贺其人

编著: 卢星 方志远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86565506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75

ISBN 978-7-5480-4384-3

定价: 30.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6-2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放纵的昌邑王 / 14

1. 身世 / 15
2. 王二代 / 16
3. 知错难改 / 20

二、皇宫震荡 / 28

1. 祸起巫蛊 / 29
2. “孙叔”蒙冤 / 31
3. 太子罹难 / 33

三、废立皇帝的人 / 43

1. 受诏辅孤 / 44
2. 秉政专权 / 50
3. 议立昌邑王 / 53

四、短命天子 / 58

1. 入主未央宫 / 58
2. “二十七天” / 64
3. 政变 / 67

五、悲催的海昏侯 / 73

1. 囚龙在野 / 74
2. 放逐海昏国 / 79
3. “死不葬置后” / 97

附录一：西汉帝系表 / 103

附录二：刘贺家族室系表 / 104

附录三：刘贺年表（前 92~前 95） / 105



图说 海昏侯

壹

刘贺其人

TUSHUOHAIHUNHOU
LUHEQIREN

《图说海昏侯》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樊三宝 李伟 徐长青 汤华

名誉主编◎卜宪群 王巍

主 编◎陈 政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季华 王上海

郭文玲 刘明慧 汤华 李伟

杨军 陈政 徐长青 梁朝阳

熊墨明 熊安良 樊三宝

编 著◎卢 星 方志远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序

西汉王朝的半截背影

陈政

大美无言的江右山川，总是向人们不断地展现出她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继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丰城洪州窑窑址、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分别发掘，并陆续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后，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又以历时五年时间，勘探约 400 万平方米，发掘约 1 万平方米，发掘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的重大成果，成功入选 2015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膺国家级文物保护金尊奖和田野考古奖。

西汉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历刘邦开国、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达到高峰。

政治博弈绝对不是游戏，而是真正的战争。既然是战争，刀光剑影在所难免。

后元二年（前 87 年）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前，他为年方 8 岁的继位者汉昭帝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他们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个班子，寄托着汉武帝的政治设计期望：霍光和上官桀掌管政治，金日磾掌管外交，桑弘羊掌管经济。

汉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封建王朝外戚专权的大戏从此拉开了序幕。其中有一场折子戏，主角就是他孙子，曾经身为昌邑王、汉废帝的海昏侯刘贺。

人算不如天算。汉武帝驾崩仅一年，金日磾离世。又几年，因上官桀、桑弘羊反对霍光专权，被陷为谋反，均被诛杀。

霍光从此一人坐大，独揽朝纲。

他是刘贺过山车一般命运的幕后操盘手。

二

南昌海昏侯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其出土文物对于复原西汉列侯葬制和园寝制度价值巨大。

我以为价值巨大的还有：一个千古谜团可能解开。

小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民谣：“淹了海昏县，出了吴城镇。”

海昏县城是汉代豫章郡所辖十八个县城之一，经历 600 多年沧桑，突然神秘消失，至今踪迹难寻。是在鄱阳湖（古彭蠡泽）的演变过程中湮没的吗？是一座东方的“庞贝城”吗？

海昏侯国与海昏县城当然不完全是一码事，但关联度极大。

海昏。海，大湖；昏，黄昏日落处，西边。海昏者，大湖以西也。

据清朝的《一统志》和《新建县县志》记载，海昏侯国原址就在现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游塘村，当地居民仍然称之为“昌邑王城”。王城为方形，地面平坦，面积约 2 平方公里，原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据了解，经过 2000 年的沧海桑田，昌邑王城概貌至今依稀可辨，原来的城墙基础还在。



那么，海昏县城的地址在哪？根据地方志记载，汉海昏县隶属汉代豫章郡，主要分布在鄱阳湖西岸，包括了今日的永修、武宁、靖安、安义和奉新5个县大部分范围。另据《永修县志》，高帝时海昏县治在今吴城镇芦潭西北数华里。

或许真的是鄱阳湖的变迁，将海昏县城掩埋了起来。

今天，海昏侯国显身。将来，期待海昏县城会给我们又一个意外惊喜。

三

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的鄢墩山，看似荒山，却是文藪。

海昏侯刘贺终日无所事事，不时地盘算着自己到另一个世界应该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人们尽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猜测他，议论他，甚至丑化他。他的全部人生都因只当了27天皇帝便被赶下台而受到了质疑。于是，他只能以厚葬自己的方式来安抚自己，去享受虚妄的永恒。

繁文缛节，奢靡铺陈，既反映了这个生命的委琐，又可以看出他对现实世界的绝望。

真正拥有文化自信的人，才能做到极简。像刘贺这样被几记政治耳光扇得晕头转向、内心极度悲凉的平庸生命，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演绎得轰轰烈烈，那就白玉为床金作马，选择死后的“灿烂辉煌”。

四

说刘贺，先说刘贺的父亲刘髆。

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长子刘据立为太子，次子齐怀王



刘闳早逝无子，其余为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髡和少子刘弗陵（即汉昭帝）。

刘髡是汉武帝六个儿子中的老五，天汉四年（前97年），刘髡被封为昌邑王，成为西汉第一位昌邑王，封地在山东（现巨野县）。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昌邑王刘髡去世，谥号哀王，史称昌邑哀王。刘髡死后，年仅5岁的刘贺嗣位，成为西汉第二位昌邑王。

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十七日，汉昭帝刘弗陵去世，时年21岁。因为汉昭帝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通过考察，认为刘贺可以继位，便征其主持丧礼。刘贺接诏后，带随从百余人，乘坐七辆驿站的马车前往长安府邸。

从山东昌邑到都城长安，紧赶慢赶，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长安后发生的故事，书中均有叙述，这里不赘。

反正从一开始去长安，他就“海昏”了。

刘贺就这样接了叔叔的班，他不知道做皇帝只有二十几天时间，当然也可能知道，否则怎么会一天做几十天的事呢？

用现在的眼光看，刘贺在政治上是个痴子，或者说有点二。他的父亲去世了，没人在政治上点拨。不像光绪皇帝，有个深谙进退的老爸：醇亲王奕譞。

成者王侯败者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历代史官看来，刘贺在位27日，使者往来不断，拿着旄节下命令给各官署征调并索取物资，共1120次。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侍中傅嘉等多次进谏，规劝过失，刘贺竟派人按簿册责问夏侯胜，又把傅嘉捆起来关进监狱。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当然，刘贺还荒淫无道，丧失帝王礼仪，搅乱朝廷制度。大臣杨敞等多次进谏，不但不改，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厉害。正史上说，霍光担心刘贺要危及国家，使天下百姓不安，便与群臣商议，

禀告皇太后上官氏，废掉刘贺让他返回昌邑国（治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赐给他汤沐邑二千户，从前昌邑哀王刘髡的家财全给刘贺。其后不久，昌邑国被废除，改为山阳郡。霍光另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刘贺进长安，懵里懵懂进去，稀里糊涂出来。

他被历史，不，被霍光狠狠地玩了一把。

五

汉宣帝刘询比刘贺精明，霍光在时俯首贴耳，等到霍光不在人世了，他便下力气扫除霍光旧党，完全操控了天下，但内心多少还是有点忌惮刘贺的。

元康二年（前64年），汉宣帝要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张敞于是分条禀奏刘贺平日行为，说：“臣张敞地节三年（前67年）五月任职山阳，故昌邑王住在从前的宫中，里面有奴婢183人，关闭大门，开小门，只有一个廉洁的差役领取钱物到街上采买，每天早上送一趟食物进去，此外不得出入。另有人管巡查，注意往来行人。用故王府的钱雇人为兵，防备盗贼以保宫中安全。”

还说：“臣张敞屡次派官员前去察看。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中，臣张敞察看他的情况，故昌邑王二十六七岁，脸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须很少，身材高大，患风湿病，行走不便。穿短衣大裤，戴着惠文冠，佩玉环，插笔在头，手持木简趋前谒见。观察故昌邑王的衣服、言语、举动，白痴呆傻。”

一个这样的刘贺，汉宣帝知道不值得忌惮，于是又再一次下手了。考虑到没有威胁，又是废帝，待遇还是要给的：

到豫章郡海昏县，划块地给你，做海昏侯去吧！





元康三年(前63年)三月,汉宣帝下诏说:“曾闻舜弟象有罪,舜为帝后封他于有鼻之国。骨肉之亲明而不绝,现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书说:“刘贺是上天抛弃的人,陛下至仁,又封为列侯。刘贺是个愚顽废弃之人,不应该奉行宗庙及入朝行朝见天子之礼。”奏折得到汉宣帝批准。刘贺便带着家人奴仆,前往封国海昏(今南昌市新建区)。

从皇帝到王再到侯。倒霉的刘贺等于被倒着“提拔”,从山东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山东,最后命运让他从山东到了江西,埋在了鄱阳湖畔的海昏侯国,大江以西的这片土地上。

刘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皇权与霍光集团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六

许多人持续关注海昏侯墓令人亢奋的文物出土,我持续关注墓主人多舛的命运。

从长安回山东几年之后,扬州刺史柯奏刘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来往。孙万世问刘贺:“从前被废时,为什么不坚守不出宫,斩大将军,却听凭别人夺去天子玺印与绶带呢?”刘贺说:“是的。错过了机会。”孙万世又认为刘贺将在豫章封王,不会久为列侯。刘贺说:“将会这样,但不是应该谈论的。”有关部门据此上奏,要求先逮捕,再审讯核实。

还好,这时宫里斗得正欢,没人理会。

刘贺固然没有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但每天都做几十件坏事,显然是有人故意罗列罪名。另外,霍光集团不是进行考察了吗?这么个顽冥不化的东西,选拔出来主持国丧,继承大统,是否失察?责之何在?

史上还有一种评价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刘贺满腔抱负，只能用骄奢淫逸来包裹。不料包装过度，还是丢掉了黄袍，弄脱了皇冠。

现在很多家谱都是虚构的，历史也是如此。

这里，眼下只是一座被林木遮挡得严严实实的丘陵，一座曾经的小小城邑。

所有的符号只能指向过去。

初元三年（前46年），汉元帝刘奭又封刘贺的另一个儿子刘代宗为海昏侯，是为海昏釐侯，刘代宗传位给儿子海昏原侯刘保世，刘保世传位给儿子刘会邑。

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时，海昏侯国被废除，刘保世被削藩贬为庶民。后来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恢复刘氏天下，刘会邑又被恢复为海昏侯。约到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海昏被分拆成建昌、海昏两个县。

从昭帝年间，到刘贺短暂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差不多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当时，霍家权力极大，霍光除了权倾朝野之外，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还是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幸好，刘询比刘贺狡猾得多，韬光养晦有术。

早在民间时，刘询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风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是领教了霍光的权威。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





那咄咄逼人的政治气场。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

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集团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表示要还政于他时，刘询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刘询都给予霍光极高的礼遇。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这样看来，刘询比刘贺的政治隐忍术更接地气，或者说刘贺就根本不懂隐忍之术。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刘询坐稳皇位后，削去了刘贺的三千食邑，算是与他的先行者划清了政治界线。

刘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他的海昏侯国仿佛是月光底下的一座白色城池，街巷互相绞缠。又像是鄱阳湖畔的一个梦，这个梦以其出土的大量财宝为诱饵，将无数男男女女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考古发掘，往往缘于我们对知情权的渴望，也缘于我们想借祖先的故事，展示一下自己的辉煌。

李冬君先生说，在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变奏中，现实王永远是时代的最强音，而理念王不过是渐行渐远的历史的回声。

可以断定，刘贺这个人以及这段乱哄哄的往事，将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与保护，深深地走进时代的记忆。

文化，需要创造，需要研究，需要传播。

如何看待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是文化研究与传播的重要课题。

文物作为时光的遗存，是进入历史的一条路径，也是沟通主观历史和客观历史的桥梁。文物与历史的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文物与历史事实、文物与历史证据、文物与历史情感、文物与历史问题。

专家与媒体在注意上述四点外，在研究和传播时首先要客观公正，不以个人喜好、偏爱去判断历史事实；其次要追根溯源，每件事情的真相不能浮于表面，要深究事情的本质；再次要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只有带着怀疑的态度经过考察研究推论得出周密结论方为可信。

研究与传播海昏侯文化，我赞赏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历史的纵深和中西的比较中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聚焦人性的复杂以及整个文明进程的活态，行文要体现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

海昏侯墓发掘及其出土文物，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重大意义：

1. 西汉时期制度文化的深入揭密；
2. 又一次坐实社会历史环境对于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和个人命运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反推力；
3. 厘清家国与郡县之间的政治地缘关系；
4. 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程度和文明进程的重新判断；
5. 进一步测量封建国家政权的注意力和行动力：人治与法治，制度文明，宗法关系等；
6. 为中国美学史、艺术史、经济史、考古史等等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增添了实在例证。

以史为鉴。鉴，镜子。照历史这面镜子，主要是整当下的衣襟。

而这，正是海昏侯从王到帝再降为侯过山车般的命运留给我





们沉重的思考。

个人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筋疲力尽，就像狂风巨浪中的无谓挣扎，也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的常态意象。命运之神捉弄人，往往呈现非人格性、荒谬性和无法抗拒性。

大历史的学术视野能使人从道德评判走出，靠近人类规律研究的理性思辨。

盯住从墓中出土什么，很重要；盯住墓主人在一种历史政治生态背景下的多舛命运，更重要。

或许西汉海昏侯大墓的发掘，能有效地超越典籍的局促和历史表象，展现生命的存在状态与幻灭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们组织编写了《图说海昏侯》系列图书，以便让大家能较为清晰地欣赏与感悟，西汉王朝那颇为精彩的半截身影。



一、放纵的昌邑王 / 14

1. 身世 / 15
2. 王二代 / 16
3. 知错难改 / 20

二、皇宫震荡 / 28

1. 祸起巫蛊 / 29
2. “孙叔”蒙冤 / 31
3. 太子罹难 / 33

三、废丘皇帝的人 / 43

1. 受诏辅孤 / 44
2. 秉政专权 / 50
3. 弑丘昌邑王 / 53

四、短命天子 / 58

1. 入主未央宫 / 58
2. “二十七天” / 64
3. 政变 / 67

五、悲催的海昏侯 / 73

1. 囚龙在野 / 74
2. 放逐海昏国 / 79
3. “死不葬置后” / 97

附录一：西汉帝系表 / 103

附录二：刘贺家族室系表 / 104

附录三：刘贺年表（前 92~前 95） / 105



引言

公元前 74 年五月的一天中午，一支大约 300 人的车马队伍从昌邑城（今属山东巨野县）出发，前往京师长安。全副武装的卫士前呼后拥着七辆四马驿车，其中一辆车上坐着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他长得面容偏黑，鼻梁尖而低平，须眉稀少，但身材高大。在他的再三喝令下，侍从们快马加鞭，半日之内便抵达了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行程 135 里，累死的马匹相望于道。沿途百姓议论纷纷，看车主来头非一般王侯可比，为何行色匆匆，一路狂奔，动静如此之大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时的京城确实发生了大事——正当年华的汉昭帝突然因病驾崩，没有留下子嗣。执掌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奏请皇后同意，征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入京继承皇位，主持丧礼。于是便有了前面描述的一幕。那位驿车上的青年正是昌邑王刘贺。

涉世不深的刘贺由王二代变身九五之尊，却没想到，旋踵之间便被赶下了皇帝宝座，被遣回昌邑府。最后被封了个海昏侯，迁徙到偏远落后的豫章郡，了却余生，终年 34 岁。

刘贺短暂的一生，瞬间的皇帝生涯，在波澜起伏、恢宏壮阔的四百年大汉时代，犹如沧海一粟，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其事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海昏侯墓重见天日，这位被废黜的皇帝才又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成为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